

武侠×冒险×宫廷
新概念悬疑小说

江南一苇◎著

大明神探 沙吉利

谁是那历久弥香的佳酿
谁是那风中摇曳的明灯
谁是那帷幄运筹的智者
谁是那挽扶社稷的巨人

一个不见于信史、亦官亦民、游戏尘寰的小人物
书写了一段华丽不可方物的绚烂篇章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TPRESS

江南一苇◎著

大明神探 沙吉利

常州大学图书馆
藏书章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明神探沙吉利 / 江南一苇著. —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 2017.8

ISBN 978-7-5108-5663-1

I. ①大… II. ①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76971号

大明神探沙吉利

作 者 江南一苇 著
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(100037)
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3/5/6
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
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6开

印 张 31.75

字 数 500千字

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5663-1

定 价 60.00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目录

大明神探沙吉利
CONTENTS

卷一 艳妃之谜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愁锁沁春殿 / 002 | 第八章 | 红杏疑出墙 / 022 |
| 第二章 | 芳魂归故里 / 005 | 第九章 | 姜富贵冤屈 / 025 |
| 第三章 | 俏郡主情迷 / 008 | 第十章 | 和春殿丽妃 / 028 |
| 第四章 | 沙吉利窘迫 / 010 | 第十一章 | 惜春殿宁妃 / 032 |
| 第五章 | 红颜多薄命 / 013 | 第十二章 | 王府五妃图 / 036 |
| 第六章 | 康王府劫色 / 015 | 第十三章 | 瞒天过海计 / 040 |
| 第七章 | 水吟轩暧昧 / 018 | 第十四章 | 沙星儿大度 / 042 |

卷二 绿柳居凶案

-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第十五章 | 沙吉利自保 / 047 | 第二十四章 | 吃货张兆丰 / 081 |
| 第十六章 | 何御史遇害 / 051 | 第二十五章 | 杀手绯衣人 / 085 |
| 第十七章 | 蹊跷告恩师 / 054 | 第二十六章 | 娇公主郁闷 / 089 |
| 第十八章 | 悻悻黄将军 / 057 | 第二十七章 | 各有难念经 / 093 |
| 第十九章 | 渡口不速客 / 061 | 第二十八章 | 黄天豹暴戾 / 097 |
| 第二十章 | 江中陷险境 / 065 | 第二十九章 | 何御史遗物 / 101 |
| 第二十一章 | 周氏遭灭门 / 069 | 第三十章 | 王庭苇罹难 / 105 |
| 第二十二章 | 兰茹托遗孤 / 073 | 第三十一章 | 张兆丰献身 / 110 |
| 第二十三章 | 庐江缉顽凶 / 077 | 第三十二章 | 朱若曦如愿 / 113 |

卷三 少女谜踪

-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第三十三章 | 沙吉利烦恼 / 117 | 第三十五章 | 少女失踪案 / 124 |
| 第三十四章 | 七子喜结缘 / 120 | 第三十六章 | 神探秀绝技 / 128 |

第三十七章 无奈上贼船 / 132

第三十八章 一箭射三鸟 / 136

第三十九章 群英救弱女 / 140

第四十章 忠良施巧计 / 144

卷四 桃源庄除恶

第四十一章 荣归桃源庄 / 150

第四十二章 来了活菩萨 / 153

第四十三章 成立护庄队 / 156

第四十四章 京城不速客 / 160

第四十五章 相煎何太急 / 165

第四十六章 七子奔湘西 / 168

第四十七章 私设兵器库 / 172

第四十八章 蒋护卫殉难 / 176

第四十九章 林中杰设局 / 180

第五十章 林孝顺中计 / 183

第五十一章 山民渐觉醒 / 186

第五十二章 石榴遭蹂躏 / 190

第五十三章 石头搬救兵 / 193

第五十四章 公主吐真言 / 197

第五十五章 祠堂辩曲直 / 200

第五十六章 太妃下马威 / 203

第五十七章 冤案现端倪 / 207

第五十八章 李文彬告密 / 211

第五十九章 文太妃神伤 / 215

第六十章 父子皆小人 / 219

第六十一章 诛杀李文彬 / 223

第六十二章 林孝顺蒙难 / 227

第六十三章 林石头驯狗 / 231

第六十四章 中秋杀气浓 / 235

第六十五章 太妃伴青灯 / 240

卷五 台州灭门案

第六十六章 父女交真心 / 245

第六十七章 公主犯天威 / 247

第六十八章 闵王爷情深 / 250

第六十九章 知春宫段妃 / 254

第七十章 浪子闹花楼 / 257

第七十一章 梁馨钰忠告 / 261

第七十二章 沙吉利复出 / 265

第七十三章 台州灭门案 / 270

第七十四章 乍作呈铁证 / 273

第七十五章 又见凶杀案 / 277

第七十六章 梁府亲兄妹 / 282

第七十七章 黄推官做媒 / 286

第七十八章 初会刘介之 / 289

第七十九章 皇甫庆父子 / 293

第八十章 疑心生暗鬼 / 297

第八十一章 天台派弟子 / 301

第八十二章 紫烟姐妹花 / 305

第八十三章 往事不堪哀 / 309

第八十四章 沙吉利救急 / 312

第八十五章 黄丕清忐忑 / 316

第八十六章 蔷薇吐心声 / 320

第八十七章 沙吉利忧虑 / 324

第八十八章 混混黄世雄 / 327

第八十九章 推官心难安 / 330

第九十章 情痴刘介之 / 334

第九十一章 皇甫彪贼心 / 338

第九十二章	黄推官溺亡 / 342
第九十三章	护花有良策 / 346
第九十四章	知府唐文镜 / 350
第九十五章	皇甫彪乱伦 / 354
第九十六章	梁紫烟变卦 / 358
第九十七章	唐文镜查案 / 362
第九十八章	夜袭同知府 / 366
第九十九章	公道在人心 / 370

第一〇〇章	竺新礼怪异 / 374
第一〇一章	狙击灵隐寺 / 378
第一〇二章	追思刘介之 / 382
第一〇三章	文镜诉衷肠 / 385
第一〇四章	小萌巧借力 / 389
第一〇五章	紫烟心机深 / 393
第一〇六章	大闹偕乐园 / 397
第一〇七章	竺国樑毙命 / 401

卷六 太阳宫惩奸

第一〇八章	太清宫道人 / 408
第一〇九章	孙道士进宫 / 411
第一一〇章	师妹武丽心 / 415
第一一一章	巧遇定林寺 / 419
第一一二章	江湖多奇事 / 422
第一一三章	临危再受命 / 425
第一一四章	玉玲珑遇难 / 429
第一一五章	太师设毒计 / 432
第一一六章	夜探炼丹房 / 435
第一一七章	新七子盟誓 / 439
第一一八章	小萌悲喜情 / 443
第一一九章	徐州夏知府 / 446
第一二〇章	夏府查端倪 / 449

第一二一章	暗夜多变故 / 452
第一二二章	突审夏夫人 / 455
第一二三章	保秀珍出轨 / 459
第一二四章	月下审奸情 / 463
第一二五章	沙吉利释疑 / 466
第一二六章	圣乡传丑闻 / 470
第一二七章	红衣俏女子 / 473
第一二八章	朱若曦反思 / 477
第一二九章	武丽心之死 / 480
第一三〇章	卫队长招供 / 484
第一三一章	害人反害己 / 487
第一三二章	小萌觅归宿 / 491
第一三三章	黄天豹伏法 / 495

卷一 艳妃之谜

第一章 愁锁沁春殿

康城，康王府沁春殿。

这一天，风和日暖，杨柳依依。燕语呢喃，出入双飞。曾妃伫立廊下，面对庭院默默无语，翠微班旦角蔷薇姑娘陪伴身旁。

一场春雨刚过，芍药沾上许多雨珠，似是因哭泣而流下的泪水；落尽花朵的海棠有气无力，仿佛为即将凋谢的命运感伤。

蔷薇见曾妃浓眉紧锁，似乎把无限愁思聚结眉头，就像春风染绿了层层峰峦。不由得想起宋人词句：“春山总把、深匀翠黛，千叠在眉头。不知供得几多愁！”

蔷薇暗自思量：这一天王妃已等了很久，此刻应该是开开心心的时候，为何依旧愁眉苦脸的，难道还有什么心事未了，顾忌重重？

她正想开口询问，曾妃却哼起了流行小调《数归期》：“数归期，数得我指尖儿痛。若数得他归来了，这是痛有功。到如今，不归来，你痛成何用。他若不把归期来哄着我，为甚的一日间数上他几百通，骂一声薄幸的冤家也，就是指尖儿也被你哄。”

这支小曲儿就是蔷薇教会她的。

当初曾妃邀请蔷薇姑娘来王府做客时，蔷薇说：坊间小调，登不得大雅之堂。曾妃说：闲得无聊，学唱几句又有何妨？

蔷薇又说，艳词荡声，只怕玷污了王府清誉。曾妃冷笑：这王府中除了庭院的花花草草，哪里有干净地方？

曾妃学得诚心，蔷薇教得真心。过了不多时日，蔷薇肚子裡的货色已倒出大半。

蔷薇瞅着王妃，装出无可奈何的苦笑：“不敢再教了，教会徒弟饿死师傅，以后小女子如何混日子？”

曾妃含笑道：“油嘴滑舌！怕本宫付不起学费，养不起你？从明日起，你干脆辞了戏班，天天来王府陪我。”

蔷薇莞尔一笑。“王妃厚爱，小女子不敢不从。不过唱戏是我的命根子，戏班里还有同生共死的小伙伴，不忍抛开他们，还是常来常往为好！”

曾妃欢眉喜眼，有蔷薇姑娘常来相伴，沁春殿便有了几分乐趣。她取出一块腰牌递给蔷薇，此后可凭此牌自由出入，无须禀报。

曾妃吩咐侍女春艳把方管家找来，让他从今往后把蔷薇当作王府自家人看待，把沁春殿旁边的“水吟轩”腾出来，作为蔷薇歇息之所。还派侍女夏芳专心伺候，不得怠慢。

蔷薇见王妃诚心待客，便鼓足勇气轻声道：“倘若王爷哪天回府，小女子便

要自行回避了。”

曾妃诧异：“这又为何？”

蔷薇吞吞吐吐，欲言又止。“听说王爷年富力强，打仗及其他本领都挺厉害，小女子已有相好的，我怕那个，你懂的。”

曾妃冷笑道：“这倒也是，王爷多情，见到美人就像丢了魂似的。不过无妨，即便他不打仗，回王府的日子也不多。就依你所言，只要王爷不在府中，你就过来陪我。”

蔷薇来到府中已有一段日子，见曾妃郁郁寡欢的日子多，笑逐颜开的时光少，此刻一场春雨又勾起她愁绪满怀，便安慰道：“王妃不必过于惆怅，只要筹划得当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”

曾妃闷闷不乐道：“但愿如此吧，一切都听凭天意了！”

一转眼又过去了许多天。

春艳见曾妃又在哼《数归期》，便嘻嘻地笑道：“王妃娘娘又在想那个人了！”

曾妃叹息。“小妮子乱说话，蔷薇已好久没来王府了吧？”

春艳道：“娘娘忘了？蔷薇姑娘七天前回翠薇班，说是一个月后才可来王府。”

曾妃“哦”了一声。“才七天啊，为何像是过了三个月呢？屋子里太闷了，陪我去花园走走。”

春艳扶着曾妃踏进后花园。微风轻拂，朝霞布满天边。红杏正开，野草青青，蛙鸣此起彼落，好一个如诗如画的春天。

曾妃深深吸了口清新空气，徐徐道：“不愁花不飞，倒畏花飞尽。”

春艳道：“此诗透出春光将逝的无奈，暗伏衰机，似有不祥之兆，娘娘何必伤感如此？”

曾妃叹息：“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生。做女人的更是青春易逝，花容难留，又如何经得起岁月蹉跎、春光流失？”

曾妃长吁短叹，不知不觉中又脱口而出：“朦胧暗想如花面。欲梦还惊断。和衣拥被不成眠，一枕万回千转。唯有画梁，新来双燕，彻曙闻长叹。”

春艳劝道：“那个人对王妃依然一往情深，以后仍可常来常往。娘娘再忍耐几日，即可雨过天晴。”

曾妃又是一声长叹：“唉，小妮子什么都不懂。”

曾妃信步前行，忽然听到前面传来说话声。她抬头望去，见不远的听箫亭里坐着两个女人，一个是王爷正室柳氏，一个便是柳氏的亲生女儿若曦郡主。曾妃停住脚步，犹豫片刻便隐身于树丛之中。

曾妃和柳妃母女的关系极其亲密。曾妃进入王府后，康王爷回府的时光几乎都在沁春殿度过。柳氏和宁妃、丽妃成守活寡状态，幸好若曦公主已长大成人，和她们都合得来，常在一起说说话，除此以外便是与青灯古佛相伴。王府后院有

个佛堂，是专为柳妃设立的。

或许是长期礼佛的缘故，柳妃对人间诸事异常淡漠。王爷专宠曾妃，曾妃甚是不安。柳妃反而安慰曾妃说，男人都是一个样，喜新厌旧，来了个新人，旧人就丢一边，仿佛路人一般，丽妃、宁妃就是这么过来的，妹妹千万别放心上，免得伤了我们姐妹情分。再说王爷的心思全在争夺大位上，一年难得回来几天，有他没他一个样。

王府一应杂事全由方管家打点，柳妃诸事不问，就连王妃们理应做到向正室请安之类的起码礼节也不强求。

曾妃隐身树丛是下意识驱使，她十分清楚自己在王府的作用仅仅是康王倦鸟归巢后的泄欲工具，或者是王爷应酬会客时的面子。王爷或许仍嫌权力不足，但女人从来不缺，倘若认真细算起来，和他有过鱼水之欢的女人可以编成一个千户所。而曾妃和王爷真正在一起的日子也超不过三十天，比守活寡好不了多少，何况她进入王府，本来就是一件伤心事。

曾妃明白自己在王府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女人，偶尔萌发的好奇心也会引起她的冲动：柳氏和郡主会如何看待她这个王府花瓶？

柳氏和若曦郡主的谈话声时高时低，十分清晰，内容几乎全是五蕴皆空、因果报应之类佛法、经文，并无一字涉及他人。

曾妃觉得王府的人有趣得很，王爷常年在外出征战，杀人放火无数，所谓“靖难之役”其实是从哥哥建成皇帝手中夺取皇位，残杀的全都是士兵、平民百姓，若是按佛家所言，堕落地狱一百回也不过分。而他结发妻子却在府中日夜诵念“般若波罗蜜多心经”，为王爷祈福。

曾妃听了一会甚是无趣，正想离开，忽然听到柳氏换了话题。

“曦儿，这些日老是闷闷不乐，还在为那个姓黄的发愁？”

“母亲一定要实话实说，女儿到底是不是父王的亲生骨肉？”

“傻孩子，为娘跟你说了多少遍，你和立扬、立业、立民兄妹四个都是为娘和建康王爷的亲生骨肉，你为何总是不信？”

“我始终想不通，既然是亲生的，而且明明知道女儿的心思，为何还要把女儿往火坑里推？”

“唉，这就是帝王家女人的悲哀。自古以来，有几个公主、郡主能够自己做主挑选夫婿？不过，这一回你父王确实有点过了头，别说是你，就连曾妃、丽妃、宁妃都看不过去，把亲生女儿当成谋夺大位的筹码，这种事也做得出来！好在离大婚还有一些时日，或许天遂人愿，出现转机也不一定。倒是你得把眼睛擦亮一点，小吉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还得好好考察一番。”

“母妃放心便是，女儿看中的人不会差的。再说，考查小吉子的机会就快到了。”

接下去，亭子里说话的声音渐渐低了，什么都听不见。曾妃愈发郁闷，帝王家的女人过的是什么日子？让如花似玉的若曦郡主嫁给杀人如麻的魔头，王爷的脑袋进了水！

曾妃对黄天豹的憎恨是刻骨铭心的，是他为讨好王爷，派人把她抢来王府，使她跟父母亲天各一方，再无相见的日子。郡主若是嫁给他，必定更为凄惨。听蔷薇姑娘说，那个小吉子倒是个人中骐驎，破案顶尖高手，民间口碑甚佳，遍数当今朝廷青年才俊无出其右。郡主中意小吉子，也在情理之中，至于能否如郡主之愿，只能听天由命了。古往今来帝王家女人的悲苦，几人能够幸免？

曾妃想和柳氏母女说几句话的念头悄然消失，反正该说的话都已说了，该做的事也都做了，一切顺其自然便是了！她悄悄从原路退回到沁春殿，斜倚床榻闭目养神。

第二章 芳魂归故里

春艳奉上才采收的上好碧螺春，芳香扑鼻。夏芳送来四式小糕点，色香俱佳。曾妃懒懒地瞅了一眼，说一声放下吧，便自顾自闭上眼睛。

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曾妃在朦胧之中来到乡野，看见一个老妇人在坟莹前哀哭泣，纸钱在燃烧，火舌跳跃，纸灰飞舞。阵阵山风吹过，发出凄厉声响。野草随风俯伏，仿佛屈服于山风淫威，不停地跪拜认罪。

曾妃心中不忍，想走上前去抚慰妇人，却发现那妇人竟然是多年未见的老母亲。母亲为何苍老成这个模样：满头青丝成了白发苍苍，皱纹爬满脸庞，像蚯蚓似的，五十不到却像七八十老妪。

曾妃心酸地问，妈在哭谁呢？莫非是爸？母亲抱住曾妃哀叫，你是月英吗？你真的是月英吗？你还活着？

曾妃抬眼望见墓碑上写着“曾月英之墓”五个黑字，心头恍然明白，那一年元宵节她和春艳一同去镇上观灯，被抢进康王府后，再也未曾回过家，也未能与爸妈通过消息，爸妈一定以为她不在人世了。

曾妃抱着母亲哭叫：“女儿不孝，女儿活得好好的，却让爸妈在家里受苦。爸爸呢，他还好吗？”

老母亲泪水涟涟，指着旁边一座坟头道：“你爸躺在那里头呢，自你失踪后，你爸到县衙告官，县老爷非但不受理，还把你爸一顿乱棍打出。衙门里透出消息，说县老爷其实知道内情，就是不肯受理。你爸三天两头去衙门告状，县老爷见一次打一次，你爸气得生了一场大病。过了些日子，县衙突然把你爸带到河滩上，指着一具女尸说，你女儿投河自尽了，以后若再来衙门闹事，小心坐大牢！”

那女尸的脸已腐烂不堪，无法分辨真假，只有穿的衣服和鞋子倒与你失踪时相符。我和你爸只得把女尸抬回家埋了，你爸从此一病不起，去了黄泉路。女儿哪，这些年你到底去了哪里，找得你好苦。县老爷竟然是个大骗子，你爸死得冤啊！”

曾妃心如刀绞，正要一五一十说出事情原委，忽听得一声断喝：“贱人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背着本王私自出门！”

曾妃发现王爷凶神恶煞般出现在面前，吓得一个哆嗦，睁大了眼睛，见自己依然斜倚床榻，心头咚咚地乱跳，身上湿漉漉的，原来是南柯一梦。

春艳侍立一旁。“娘娘做梦了？奴婢听到娘娘哭了。”

曾妃下意识摸了一下眼睛，眼眶竟是湿湿的。“方才梦到我娘了，春艳想家不？”

春艳低眉垂首道：“想，天天想。好几年没回过家了，家里是死是活都不知道。”

曾妃愣怔道：“进王府已有几个年头了，一天都未曾出过王府门，这日子过的，唉！”

春艳带着哭音道：“娘娘凡事要想开些，若是娘娘不好过，奴婢就没活路了。”

曾妃叹道：“傻妮子。”

这当儿，方管家从外面匆匆走进来。

方管家笑容可掬，拱手行礼禀报：“恭喜娘娘，王爷有口信，康王军已逼近金陵，预计半月内即可大功告成，届时娘娘就是皇妃了。”

曾妃面无表情道：“知道了。”

方管家见桌上糕点纹丝不动，便道：“莫非点心不配娘娘胃口？我把它换了，让厨房重做一份。”

曾妃扬手道：“不必了，等一会再吃便是，你先出去吧，我累了。春艳和夏芳也出去玩一会吧，有事我会叫你们。”

方管家行过礼后退出沁春殿，春艳和夏芳不敢走远，就在殿外廊下玩耍。

这时候，二门口有个小厮探头探脑。春艳见小顺子向他招手，便向他走了过去。小顺子只能在二门外伺候，不敢踏进沁春殿半步，否则脑袋不保。

小顺子望着春艳嘻嘻地笑：“春艳姐姐，你托我打听的事有眉目了，你该如何谢我？”

春艳嗤笑：“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，谢什么谢？”

小顺子笑道：“你不谢我就不说。”

春艳道：“你不说我就不谢。”

小顺子一脸坏笑。“你不谢？那好吧，我走了！”

春艳无奈，只得伸出白白嫩嫩的右手。

小顺子摸了滑滑的小手，又开心地闻了一下。“好香！”

春艳缩回手道：“还不快说！”

小顺子笑嘻嘻道：“我见到了你的忠良哥哥，他的身体好得很。他说你们村里的小伙伴们都在练功夫。当今世道不安宁，到处打仗，遭殃的都是老百姓。坏人当道，官府也不管，就算管了也是敷衍了事，摆摆样子。其实许多坏事都是官府勾结坏人干的，老百姓有冤无处诉，只有靠自己，练了功夫或许可以保护一家平安。”

忠良哥听说你还活着，高兴得跳了起来。他想马上来看你，我对他说，王府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进得去，里面的人也不能随便出来，春艳姐姐来王府好久了，一次都没出过门。忠良哥气得脸都发了青，他发誓定要练好本领把你救出去。

你的爸妈都还好，只不过你妈常常偷着哭，眼睛哭得快不行了，见风就流泪。

还有一件事只能告诉你一个人，千万别对王妃娘娘说：她的父亲已经被官府活活气死，母亲的身体也不太好，怕是活不长了！”

春艳的心里酸甜苦辣各味俱全。

这些日子，春艳常常做梦，梦见她坐着大木盆在清水塘里采红菱，忠良哥在塘里挖藕。春艳颠来倒去唱着小曲：“叫声阿哥你放心，妹妹眼睛亮晶晶。金银财宝都不要，只要哥哥一颗心。”忠良也在唱：“东边落雨西边晴，清水塘里采红菱。妹采红菱哥挖藕，藕颈缠住红菱藤。有心帮妹红菱采，又怕塘里有闲人。”

春艳唱着笑着，心里甜滋滋的，仿佛她是天底下最开心最快活的人。就在这当儿，忽然天昏地黑，狂风大作，清水塘里白浪滔天，她坐的木盆在风浪中晃晃荡荡，眼看就要倾翻，她急得呼喊救命，忠良急忙向她游去，一个浪头打过来，忠良就不见了。

春艳哭喊着醒了，一颗心扑通扑通地乱跳，像要从胸腔蹦出来。

连续做同样的噩梦，春艳觉得是不祥之兆，小小的清水塘怎会掀起滔天巨浪呢？再说忠良哥水性极好，大江大河都游过，还在乎小池塘？可是小顺子带来了好消息：忠良哥还惦记她，还在想方设法搭救她，莫非做的梦是反的，她的苦日子快要熬到头了？康王府是只大铁笼子，住在里面的女人都像关在笼子里的鸟，失去自由的日子比死还难过，何况还要和心爱的忠良哥天各一方呢？

春艳觉得眼前出现一线光亮，心情舒畅多了。她由衷道：“小顺子谢谢你，给姐带来好消息。”

小顺子涎着脸笑道：“再给我摸一下好吗？”

春艳“呸”的一声。“得寸进尺！倘若被忠良哥知道了，敲扁你的头。”

正闹着，沁春殿传来夏芳惊恐万状的喊叫声：“快来人哪，王妃娘娘归天了！”

第三章 俏郡主情迷

春艳大惊失色，转身往殿内奔去。只见曾妃仰面倒在床上，双目圆瞪望着上方。她的口角流出黑血，右手还捏着一角糕点。

春艳呼喊娘娘怎么啦？一面伸出手指试鼻息，已经没气了。

春艳对惊慌失措的夏芳道：“你守着不准外人进来，这儿的物件也别动。我去禀报柳妃娘娘。”

春艳奔出沁春殿，她见一脸惊诧的小顺子还愣在二门口，便嘱咐说，王妃娘娘出事了，你守住二门别让任何人进去，事情紧急，切记！小顺子连连点头。

春艳一路狂奔，她没有想到，这几日的噩梦竟然应在曾妃娘娘头上！曾妃一走，她在王府的日子更是没法过了。

跑到后花园听箫亭时，春艳已是上气不接下气。柳妃和郡主还在谈经论佛，忽见曾妃的侍女气急败坏地跑来，甚是诧异。

郡主道：“出了何事，如此慌张？”

春艳断断续续道：“禀报柳妃娘娘、郡主，曾妃娘娘她、她突然归天了！”

柳妃吃了一惊：“休得胡言乱语！方才还见她来过花园，一转眼就出了事？”

春艳泪如雨下：“是、是真的，娘娘恐怕是被人下了毒！”

柳妃再也坐不住了，她拉着郡主急急赶往沁春殿。

二门外已围着十多人，交头接耳议论纷纷。方管家和小顺子也跟其他人一样往殿内张望。

柳妃喝道：“方管家跟我进来，其他人站着别动。”

柳妃、若曦郡主、方管家和春艳直奔大殿。曾妃口鼻流血，中毒症状显而易见。

柳妃自言自语道：“曾月英进府三年来从未走出王府一步，曾妃虽受到王爷宠爱，但她原本山野小民出身，极为自卑，做人小心翼翼，从不惹是生非，王府内有谁会与她过不去，要下此毒手？”

曾妃暴亡非同小可，康王爷不在府中，柳妃的责任不轻。

柳妃当即下令：“‘靖难之役’正是关键时刻，不可因曾妃影响王爷大业。方管家传令下去，任何人不得将此事外泄，违者定不轻饶。从此刻起，全府上下一律不准外出，随时候候传询。”

柳妃又命封闭沁春殿，曾妃及殿内所有物件保持原状，不得挪动。春艳、夏芳和沁春殿其余人等暂由侍卫看押，待后听审。

郡主见母妃平时不问世事，遇上飞来横祸却处理得井井有条，心里甚为欣慰。联想起最近的烦心事，或许母妃能帮助化解，不免心中暗喜。

柳妃吩咐完毕，轻声对若曦说：“下面该曦儿出马了！”

若曦一本正经道：“是让我辛苦一回，去一趟知州府吗？”

柳妃微微一笑。“曦儿不愿意？那就算了，就让别人去吧。”

若曦忙道：“去就去，不就是请直隶知州程大人来查案吗，没啥了不得。”

柳妃轻拍若曦的肩。“快去吧，口是心非的鬼丫头！”

若曦郡主满心欢喜，一溜烟来到大街上。她明白母妃为她创造机会去见一个人，他就是程廉之大人的得意门生、直隶州同知沙吉利。

一年前，王爷的心腹爱将黄天豹求亲。黄将军为康王出生入死，救过康王的命。康王口头应诺了，只因忙于与建成皇帝打仗，此事便暂时搁下。若曦郡主见过黄天豹，印象极为不佳，其实她心中早已有属意之人，就是沙吉利。

柳妃问她，是否看中沙吉利年轻英俊潇洒？

若曦含羞说，此其一。

柳妃说，是看中沙吉利足智多谋，民间有“大明神探”之称？

若曦笑言，此其二。

柳妃说，还有其三？你以为他完美无缺？

若曦莞尔一笑：他为人热诚、风趣，靠谱。在女儿眼中他就是完美无瑕的大丈夫，不像有的男人花心大萝卜。

柳妃说，可是王爷答应的事绝不会反悔，黄将军确实花心，更是残忍，可王爷又何尝不是？他的心中只有皇位，皇位！再说沙吉利的心思到底如何？在王爷眼里，小吉子的地位与黄将军相比，孰轻孰重？曦儿该把这一切考虑清楚，恐怕你和他不会有好结果！

若曦说，我不管，我的事不用父王操心！

柳妃说，王爷虽然宠你，这么大的事却由不得你自作主张，他会把说出去的话收回来？

若曦说，大不了去西山悔余庵敲木鱼。

柳妃摇头叹息。女儿的脾气她很清楚，只要她认定的事情，轻易不肯改变。若曦六岁的时候，跟着王爷请来的老秀才认字，上完课就跟着三位哥哥舞刀弄枪。柳妃怕她不小心磕磕碰碰伤了身体，再说女孩子学女红才是正事。若曦不听，还偏要立扬、立业、立民轮流对打。小哥哥们爱怜小妹妹，跟她对练时都让着点。

但是，尽管哥哥们小心谨慎，立业有一回还是不小心划破了若曦的手背。立业吓坏了，小妹妹是父王、母妃的心肝宝贝，一顿责怪是免不了的。若曦却对柳妃说，是她自己不小心被树枝划破的，还要柳妃别告诉父王。

柳妃不傻，知道是对练时哪位小哥失手了，她也不点破，只是关照兄妹四人练习时必须穿上防护用品。若曦的脾气执拗，从她对待黄天豹和沙吉利的态度也可见一斑。

若曦郡主乘坐马车，急匆匆来到知州衙门，知州程廉之和同知沙吉利正在议事，听到郡主通报曾妃死讯，均大吃一惊。

程廉之约莫五十多岁，头发黑白相间，寿眉长而浓密，慈眉善目的面容中透出威严。

沙吉利中等略高的个子，天庭饱满宽敞，双眼放射出深沉清澈的光亮，目光是那么锐利专注，仿佛一眼就能看透别人的心思。若曦郡主一见到他便两颊发热，脸庞绯红。

程廉之目光炯炯道：“此事是否已稟报康王爷？”

郡主道：“母妃的意思是父王战事吃紧，容不得他分心，还是先请二位大人查明真相再稟报不迟。”

程廉之道：“王妃言之有理。王府发生此等大事，知州府理当出面查勘，看来又得烦劳沙大人了。”

沙吉利道：“职责所在，理当尽力。不过卑职有个不情之请。”

程廉之道：“沙大人但说无妨。”

沙吉利道：“康王府非寻常人家，曾妃又非等闲人物。王妃死于非命，料有许多难言之隐，必定会给查勘、询问带来诸多不便，沙吉利人微言轻，所以——”

沙吉利故意停顿片刻，程廉之心领神会：“沙大人的意思莫非是要求王府全力配合？”

郡主笑道：“沙大人无须拐弯抹角，本姑娘必定知无不言。只要有助于查明真相，王府在沙大人面前没有隐私。”

沙吉利微微一笑：“有郡主这句话，卑职就放心了。”

第四章 沙吉利窘迫

若曦郡主请沙吉利与她乘坐同一辆车，沙吉利说万万不可，郡主乃千金之躯，卑职岂敢与郡主并肩而坐？

郡主说，男子汉大丈夫何必婆婆妈妈，要你坐就坐，母妃已经等急了！沙吉利无奈，面红耳赤地上了车，车夫扬鞭起程，马车立刻在街上狂奔起来。

车内空间狭窄，沙吉利平生第一次与年轻女子独处，且又紧靠一起，甚感窘迫。郡主的千金之躯散发出浓郁的芳香，更让他难以自禁，汗珠止不住从前胸后背一齐冒了出来，不多一会便浑身上下湿漉漉的，粘在身上极为难受。

沙吉利不敢拉开窗帘透气，怕被妹妹沙星儿看到他与郡主同坐一车。虽说星儿妹并非气量狭窄之人，但孤男寡女同乘一车，难免引人想入非非，能够不让她看到最好，以免打翻醋罐惹出风波，不好收场，他断定沙星儿此刻正在大街闲逛。

郡主见沙吉利满头大汗的窘相十分可笑，便掀开帘布，车内立刻吹进阵阵凉风。

沙吉利正想阻止，一眼见到街上有个穿绣衣的女子正在东张西望，忙把头低下，装作用衣袖擦汗的样子遮住脸庞。

郡主笑道：“沙大人快看，那不是你的星儿妹妹吗？快停车！”

沙吉利急忙道：“千万别停下，公事要紧。”

马车已经停下，郡主伸出半个脸叫道：“星儿妹妹，星儿妹妹！”

沙星儿见是郡主，立刻笑盈盈走上前来。“若曦姐姐果然是你，城里再没有比这漂亮的马车了，急急忙忙去哪？”

沙吉利见再也躲不过去，只得掀开门帘探出头去。“有要事去王府，星儿妹有兴趣一起去吗？”

沙星儿脸色一沉。“原来吉利兄也在，那就不打扰了！”

若曦笑盈盈道：“星儿妹来得正好，又可以在一起热热闹闹了。快上车吧，边走边说。”

沙星儿狠狠地瞪了沙吉利一眼，口里说着如何好意思打扰你们，手臂却已伸了出来，被沙吉利拉上了车。

沙星儿刚坐定，便用鼻子使劲闻了一下。“好香，是玫瑰吗？”

若曦笑道：“正是，波斯来的玫瑰香水。”

沙星儿斜眼看着沙吉利。“难怪吉兄被熏得晕晕乎乎，连小妹也认不出来。”

沙吉利脸红耳热，连忙打岔道：“星儿知道吗？康王府的曾妃娘娘被人下毒，香消玉殒了。”

沙星儿惊道：“曾妃娘娘死了？神仙似的美女被毒死了？”

郡主道：“是一个时辰前的事，谁都不敢相信，可千真万确发生了，真不敢想象父王知道后会如何暴跳如雷。星儿妹也热衷于查案什么的，帮个忙如何？”

沙星儿道：“那是当然。吉利兄骂我是个跟屁虫，这跟屁虫当定了，吉利兄到哪小妹就跟到哪。”

若曦郡主望着面前这对兄妹，心头甜丝丝的。在她的眼中，沙吉利的一举一动处处透露出男子汉气概，无论他的率直或是窘迫，她都看得顺眼、舒坦。或许是爱屋及乌的缘故吧，沙星儿的一颦一笑哪怕是刁蛮撒娇，都是天真可爱。

若曦忽然生出一个念头，假若一生一世都和沙吉利兄妹在一起，白天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，夜晚举头望明月，斟酒弄花影，那是多么惬意的事！想到这里，若曦脸庞绯红，不由自主地瞅着沙吉利。

沙星儿目不转睛地盯着沙吉利，仿佛久别重逢，舍不得与他离开片刻。

沙吉利被两个女孩一左一右盯住看个不停，有点手足无措。

突然，马车剧烈颠簸，车上的人都摇晃起来。